

現代詩家評



三 通 小 叢 書  
現 代 詩 家 評

朱 湘 著

三 通 書 局 編 輯 部 編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94

通書局營業要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器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發行

現代詩家評

作者 朱湘 著

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分 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二〇〇〇)

### 現代文學

(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三〇〇〇)

### 古 文 學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四〇〇〇)

### 自然科學·應用技術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五〇〇〇)

### 哲學·宗教·教育

### 美術·史地·語文學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六〇〇〇)

### 社會科學

(法律·社會  
政治·經濟)

# 目次

## 目

評徐君志摩的詩……………

評聞君一多的詩……………

「嘗試集」……………

郭君沫若的詩……………

「草兒」……………

劉夢葦與新詩形式運動……………

「翡冷翠」的一夜……………

楊晦……………

……………一

……………二七

……………五四

……………六〇

……………七三

……………五二

……………八五

……………八九

# 現代詩家評

## 評徐君志摩的詩

現代詩家評  
志摩的詩出版了。這本詩約略可以分成五類：散文詩、平民風格的詩、哲理詩、情詩、雜詩。

1  
這五類詩裏面，據徐君自己的意思，是覺得哲理詩這一類最滿意；但是不幸，我的意思剛剛同他相反，我以爲徐君在詩歌上自有他的擅長，不過哲理詩却是他的詩歌中最不滿人意的。徐君替印度的詩哲當過翻譯，哲理詩同時又是新文學先驅胡君適所極力提倡的一種東西，雙方面的壓力向他逼迫下來，一個人自然也不免動搖起來。其實哲學是一種理智的東西，同主情的文學，尤其是

詩，是完全不相容的。哲學家固然可以拏起文人的筆來表現他的哲理，好像我們中國的莊子寫他的南華經那樣，好像西方的普拉陀（Plato）寫他的許多篇談話那樣，不過哲學的本質依然在那裏，是一毫沒有變動的。詩家的作品裏面固然也有不少理智成分在其間，但是詩歌中的理智成分同哲學中的理智成分絕對是兩件東西。我們就拏英國詩來講，英國詩人裏面最理智的總要算多萊登（Dryden）鮑卜（Pope）兩個了，但是他們的理智並不是用來寫一篇抽象的系統的哲學論文，却是用來創造一些精警的句子，記錄一些脆利的觀察，他們作品中的理智成分同滑稽成分、諷刺成分是分不開的；——我相信哲學裏面要是一羸入滑稽或諷刺的成分進去，恐怕就要不成其為哲學了罷。——再看我們中國的詩，可恨！可恨！倫理詩，乾燥無味千篇一律的倫理詩，倒是汗牛充棟，而

像多鮑的那種乾脆警策的詩却只有一個碩果僅存的趙翼，趙氏的詩極富於理智的成分，如古詩十九首的

『仙者長不死，元會爲冬春，安期羨門輩，宜其至今存；何以五代來，但聞呂洞賓？……豈非佞喬流，世遠亦就湮，多活數百年，終歸墮劫塵？』  
『偶遇佳山水，謂如畫圖裏；及觀好畫圖，謂如真山水。』

又如讀史的

『衰世尙名義，作事多矯激。郭巨貧養母，懼兒分母食，何妨委路旁，而必活埋亟？』

『荆公變祖法，志豈在榮利，蓋本豪傑流，欲創富強治。……及思法必行，勢須使指臂；羣小遂競進，流毒不可制。』



又如閒居讀書的

『一字千萬言，猶未得其真，當時無註脚，卽以詔愚民，家喻而戶曉，毋煩訓諄諄。』

『人面僅一尺，竟無一相肖，人心亦如面，意象戛獨造。同閱一卷書，各自領其奧；同作一題文，各自擅其妙。問此胡爲然？各有天在竅。……所以才智人，不肯自棄暴，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

得了，得了，我鈔了這許多時候，還不過是在甌北詩鈔第一本的頭三題詩裏面，以後的例子之多，更不用說了。這些詩人，英國的多萊登、鮑卜、我國的趙翼，他們的作品中誠然是很富於理智成分，但是誰敢說，這種理智的成分同哲學中的理智成分是一個東西？更進一層：我們研究英國文學的人平常總是聽到

說施士陂 (Shakespeare) 的人生哲學，但我們不可因此便說哲理詩是可以成立的。我們要知道文學的對象同哲學中人生觀的對象雖同爲人生，但一個是用具體的方法去創造人物，一個却是用抽象的方法去探求真理：方法同目的既然都不相同，彼此所得的結果，也就因之大相逕庭。所以對象同是意志，在施士陂的刀下，雕刻出了一個韓烈特，在叔判豪 (Schopenhauer) 的機中，却抽理出了一篇『意志論』。這還是說詩劇；至於談到抒情詩，那同哲學隔的更遠了，太戈爾是不是一個哲學家，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他是一個詩人，是一個宗教家，我們大家是都承認的。他的詩不能叫作哲理詩，只能叫作宗教詩。只因爲他的詩裏充滿了生、死、永恆、實在等等爲宗教同哲學所共有的名詞，於是一班頭腦籠統的淺嘗者便大叫起來道：『哲理詩呀！詩哲呀！』並且捻捻自己的鬚

鬚，大聲嘆道，『德不孤，必有鄰』！一班俗人懂得什麼，他們也回聲道，哲理詩，詩哲。一個人常時容易拏別人幻想中的『我』當作真『我』；太戈爾自有他的『我』在，但我敢斷言，他的這『我』決非『詩哲』。太戈爾已經上了人家的當了，徐君難道情願蹈覆轍嗎？

在志摩的詩中，從滬杭車中起，一直到默境，除去幾個例外以外，都是徐君的所謂的哲理詩。這些詩有太氏的淺，而無太氏的幽——因為徐君的生性根本上就不近宗教。這些詩固然根本上已屬不能成立，但是比較的說來，默境一詩更是不滿人意中最不滿人意的：不單如此，牠簡直是全本詩中坐紅椅的一首詩——全本詩中最完美的一首詩是雪花的快樂。默境這首詩一刻用韻，一刻又不用，一刻像舊詞，一刻又像古文，雜亂無章；並且一刻敘事實，一刻說哲理，

一刻又抒情緒，令讀者恍如置身雜貨鋪中。這首詩誠然是徐君的一個不得意的時候，但是徐君作別類詩的不得意的時候，決不像作這首所謂哲理詩之時跌得這般重。還有哀曼殊斐兒一詩，在徐君的詩中，也是一篇中下的作品。這首詩用韻一點不講究，有時幾段連着用一個韻，有時又一段一韻，這種紊亂的感覺不由得教人聯想起拜倫不得意的時候來；全詩段落的佈置也不愜意，尤其是第三段到第六段，這幾段接得一點不自然，一點不活潑，一點不明順，使人聯想起魏茲渥士(Wordsworth)不得意的時候的僵硬、勉強。這首詩的題材本來極好，而結果却作得這般不好，其中的原故並不是因為徐君缺乏才氣，——作得出『雲花的快樂』的人決不至於令人生疑他作不出好的情詩來。——而是，又是，哲理詩這怪物從中作梗；哲學的對象是永恆的，情詩的對象是霎那的，哲

學是理智中的理智，情詩是情感中的情感；兩種相離到從九天之上到十八層地獄之下的田地，相異到從太陽的火到月亮的冰的程度的東西而想把牠們融合在一起，不說徐君，就是復起施士陂於地下，他一定是要謹謝不敏的。哲學這種學問未嘗不好，我自己就是一個很預備將來用一大部份精力時間在這種學問上的人，但是我們決不可把哲學攔入詩——正同我們決不可把詩人攔入哲學一樣。因為哲理詩這個東西從中作怪，所以拏哀曼殊斐兒的那樣好的題材讓徐君，新詩中最擅長於情詩的人，來作，都失敗了，——除開兩行。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關於志摩的詩的哲理的討論讓我們即此而止；讓我們現在把口胃移來有味

多多的散文詩上。散文詩這種體裁，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是創自法國的波得雷爾同英國的王爾德美國的惠特曼，這種詩謝絕音韻的幫助，而想專靠節奏同想像來傳達出一種詩境。我們知道，節奏同文字有最密切的關係。英法的文字是雙音，一字的各音讀時有輕重之分，文法上又很複雜，所以這兩種文字是很富於節奏的可能的；在這種節奏的可能性上，要是再加上藝術同想像，散文詩的燦爛的收穫是可期而得的。不過我們中國的文字，一種單音的文法簡單的文字，若是拏來散文詩，牠這方面的指望一定不十分大。中國文字自有牠活動的領域，如『三百篇』同五言的簡潔，七言的活潑，樂府長短句的和諧，五絕的古茂，七絕的悠揚，律體的鏗鏘，『楚辭』的嘹亮，詞的柔和。曲的流走，這從中國文字產生出的詩體拏來同西方古今任何國的相比，都是毫無遜色的：不過我敢

斷言一句，散文詩却不在牠的王畿以內。散文詩在我國文字裏面頂多不過能升到一種附庸的地位，牠的命運將要同四六一樣，牠們中的箭塚，牠們裏的馬革，同時是——駢儷。爲什麼呢？節奏散文詩的靈魂，我們中國的文字既沒有多音字、讀音的抑揚、文法的變化以創造節奏，便勢不得不求救於雙聲疊韻同字句段落的排比；雙聲疊韻同字句段落的排比，這兩種工具的可能性是極有限的，偶爾作個幾回，未嘗沒有一點新鮮的色采，但是一作多了，單調的毛病也就隨之出現了。所以我說，駢儷是中國散文詩的最高潮，同時也是牠的命傷。

徐君的散文詩便已經走上了這條路。我們任看他的那一篇散文詩，都可以看出這種排比的痕跡；卽如牠們的頭一篇，頭一篇的頭一段，就是兩個讀排比起來的。徐君作的這些散文詩，平均的說來，都還不弱。我們看牠們的時候，

可以看出作者的想像在這時候特別活潑，即如嬰兒一詩裏面的

『你看她那徧體的筋絡都在她薄嫩的皮膚底裏暴漲着，可怕的青色與紫色，像受驚的水青蛇在田溝裏急泅似的，』

這裏面的觀察是多麼敏銳；又如天寧寺聞禮懺聲一詩裏面的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柔和的手指輕輕的撫摩着熱傷了的砂礫，在鵝絨般軟滑的熱帶空氣裏，聽一個駱駝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着，近了，近了，又遠了。』

這裏面的境地是多麼清遠。又如毒藥一詩裏面的

『在人道惡濁的澗水裏流着，浮荇似的，五具殘缺的屍體，他們是仁義禮智信，向着時間無盡的海瀾裏流去。』



這裏面的思想本來是抽象的，但是作者用了一種具體的譬喻來寫，所以結果寫得極其明顯、親切，最妙的是『浮荇似的』四個字，這四個字是譬喻中用譬喻，用得把效力增加了不少。還有一段，也是極想像的，這段在毒藥裏面，是

『貪心摟抱着正義，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褻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戀愛，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踐踏着光明，』

這一段文章裏面要不是有『逼迫』和『侵凌』犯雷同之病的這一點小疵，我真要把牠拏來代表新文學中的散文詩了。毒藥這時，就本質上說來，就藝術上說來，可以說是這幾年散文詩裏面最好的一首。我對於這首詩，除開上述的一點吹求外，另外只還有一個地方要批評，就是，我覺得等六段的末節『是的，猜疑淹沒了一切……池潭裏只見爛破的鮮豔的荷花』可以刪去。